

老柴和他的副手

维新岭



柴增荣和他的副手段金标(左)、李彦辉(右)。

是做了一场恶梦！”

老柴去车间巡视，走到一台机床跟前，狠狠地盯着坐在车间墙杵见的一个人，眼睛象是要喷出火。那人穿着一件军大衣，把脸几乎缩在了领子里。这也是他们三车间的一名青年工人，叫李彦辉，因为赌博被派出所抓去拘留了一个星期，今天刚放出来。一个星期里，他和流氓小偷关在一起，生出了万般的感慨，尤其晚上睡觉放在他头顶的那个脾气冲天的尿桶，更给他留下了不那么幸福的回忆。他回来就偷偷溜进车间上班了，他带着负疚的心情想挽回一些影响，没想到老柴听说就立马赶到车间。他有点怯火。

这个李彦辉不同于段金标，他脑子好使聪明伶俐，技术上的事，摆弄摆弄，很快就会，干出的活既漂亮还产量高。他家不在厂里，省去了妻子上牌场去拽去闹的麻烦。他注意“影响”，不在厂里打牌，他找的是附近农村的赌场。凭他聪明的脑瓜和心里精细的算计，在那种赌棍成堆的地方居然还有输有赢。对这样的人老柴能说什么？他什么道理都懂：以后老柴天天给李彦辉“找事”，“李彦辉，你把这几个零活干干！”李彦辉眨巴眨巴眼，他知道这是白干，不算工时的。“李彦辉，你把这几个有毛病的活修修！”他知道这是义务，但都干了。他一上班就手脚不停地干活，他更细心了，干的活更漂亮了，连上面的油泥都擦得干干净净。他月月出全勤，连有病都不休息，老柴明白他是悔悟了，想挽回影响，心里一阵高兴；这小子有救！老柴找他谈了，谈了些什么，李彦辉没对人讲起过，反正从办公室出来，李彦辉的眼里噙着泪花……在试制具有八十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鼓形齿轮的任务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特长圆满地完成了试制任务。

光阴若白驹过隙，转眼就是两年，李彦辉彻底和赌博绝了缘。老柴又打了一份报告，请求厂长批准李彦辉为车间副主任，以减轻他和段金标的工作负担。

厂长同意他的看法，批准了李彦辉为车间副主任，李彦辉成了老柴的第二副手。老柴在他的两个副手——段金标和李彦辉的协助下，使三车间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车间，段金标去年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李彦辉的工作也受到上下一致的好评。今年元月，三人又精心制定了经济承包方案，呈报厂长，获得了批准，在全厂打响了第一炮。

海上观日出

杨爱玲

可是天与海——
这两片蚌壳中，
诞生的一粒珍珠？

也许正因为
饱受风浪的磨砺，
所以才有那
绚烂无比的光焰
射出……

动物拾趣

何江

兔子：眼睛虽红，
却从不嫉妒。

狐狸：唉，我从未
吃到过甜葡萄。

千里马：我担心的是，
伯乐未到，而我先
表。

苍蝇：纵有千眼，
也难防暗算。

友情

廖代谦

天上的星
明亮的星
眼睛和眼睛亲切地相望
星光与星光相互辉映
啊，友情、友情
朋友间要象天上的星
星光与星光相互辉映

林间的松
苍翠的松
身躯和身躯一样的正直
枝叶和枝叶同写青葱
啊，友情、友情
朋友间要象林间的松
枝叶与枝叶同写青葱



看，又黑又大的眼睛，头上长着一对半尺来长的尖角，毛色棕黄，尾巴周围却有碗口大一片白毛，似乎是它们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鲜明标志。扎西瞄准了其中的一只点燃了猎枪的引线，随着枪响，一只黄羊倒在河边，其余惊慌地逃散了。

夜色笼罩着大地，篝火照亮了草原。帐篷里摆上了鲜美的清炖鱼和烤黄羊肉，木碗里斟满了喷香的酥油茶。

(题图 插图 戴西涛)

么容易地抓到鱼已使我惊叹不已，还要来只羊，可能吗？扎西见我大大不相信，便指着草地上一些大小不一的蹄印说，黄羊喜欢黄昏饮水，这会儿正是捕猎的好时机。他拉我在一个洼地的草丛中隐蔽起来，静静地等候着。不大功夫，我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急骤的嗒嗒声。拨开草望去，十几匹骡子一样的庞然大物向河边奔来，踏起了一片飞尘。我有些紧张地捅了捅身旁的扎西问：“这是啥家伙？”“野驴。”“怎么不开枪？”“这家伙个头太大，猎枪不容易打倒它。”我屏住呼吸望着越来越近的野驴，它们的个头比家养的驴要大，浅栗色的毛油光闪亮，说是野驴其实更象个骡子。它们顺河沿自然地站成一行，低下头喝着河水。我赶忙拿出照相机，抓拍下这难得的镜头。当我挪动身子，想换个角度继续拍照时，惊动了这群机警的家伙，象一阵旋风刮过，它们很快消失在草原的远方。

我们继续潜伏着。我掏出烟来递给扎西一支，他接过来叼在嘴上并不点火，说是怕烟草味惊扰了来喝水的黄羊。正说着忽听传来一阵轻微噼噼声，暮夜中只见几只黄羊小跑着向河边奔来。扎西利索地架好了双叉猎枪。黄羊越来越近了，一共七只。它们到河边并没急着喝水，而是警惕地伸长脖子张望了一阵，大概没有看出什么危险，这才放心地饮起水来。黄羊的样子很好



本版编辑 叶广苓

收发室掠影

溪柳

说小，这地方确实小，整个房间仅有那么十个平方米不到；

说少，这儿的主人也确实少，在近五位数人员的大企业里，他们只给末尾数增添一个“2”。

然而，这地方却又很大，《人民日报》、《工人日报》、《解放军报》，还有《环球》、《世界博览》等等，在这儿

许会不屑一顾。对喽，一辆闹不灵、铃不响的单车，外加一辆骑上就跳“迪斯科”的黄鱼车，每天两趟，厂门——邮局，邮局——厂门。风霜、雨雪、酷暑、严寒，乃大自然之变化也，与我何干？365天的日历牌上，在他（她）的眼里，全是黑色。“一车间，十五份”，“二车间，三十份”……声出手到，中药柜似的格子，闭着眼睛也投得准，就象闭着眼睛吃饭而不会喂给鼻子一样。

单调吗？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收、发，发、收；

无聊吗？转一个圈是邮局，拧一下身是收发室，一刻也不许离人，一刻也不愿离人。

“多亏了您，要不是您将电报送到我家，母亲就看不到我最后一眼了。”

“请吃喜糖，我那该死的，信皮也写不清楚，若不是您寻问到了，准得吹灯拔蜡。”

单调、无聊、怨气、烦躁，在这诚挚的话语中，顿时烟消云散，并且愈加有滋有味地干着。

他是当过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罗治全；他是走上收发岗位时间不太久的侯俊侠——恕我啰嗦，因为他俩虽未必认识全厂职工，但全厂职工却都知道他俩。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两位人物平时虽不起眼，但若“停业”几天你想想是何情景。

(沈宇 摄影)



每天可以出入数千份。中央的、国务院的、机械委的函件，拉萨、深圳、香港乃至巴黎、伦敦、加里福尼亚的“青鸟”，都得在此“屈尊下驾”；

然而，这地方的人又很多，一封信权作一人吧，每天便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在这儿汇集，还不算那各部门取信报的文书。“哎，收发室的！”有些人也

草原夜餐

樊总辉

不到西藏，不知草原之大。为了给牲畜注射疫苗，我们三人骑马跑了一天，还未赶到要去的牧业点。黄昏时候，我们只好在一条小河边搭起了帐篷。达瓦给三匹乘马拴好马绳，任它们在帐篷周围去吃草，然后自己拣来些干牛粪生着火准备烧柴做饭。扎西躺在草地上吸了阵鼻烟站起来说，今天的晚餐由他来安排。接着让我先跟他去收拾鱼。我疑惑地问他鱼在哪里？他笑了笑只是让我跟着他沿河岸走。没走多远，他在小河转弯处停下，弯腰朝水中张望。我一看，好家伙，不到一米深的小河中，几十条一尺多长的鱼一条挨一条地挤在一起，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扎西冲我一笑，抽出腰中的藏刀，将袖子朝上挽了挽，瞅准水中一条最肥大的鱼猛地扎了下去。一条两三斤重的鱼在草地上蹦跶着。水中的鱼群一阵骚动，但很快又聚在一起了。扎西告诉我，藏北草原上的鱼很少见人，加上藏族大都不吃鱼，所以鱼是不怕人的。有时赶着牛群过河，还能拣到被牛踩死的鱼呢！

正当我为晚餐能有点鱼吃感到高兴时，扎西却说光是鱼太单调了，得再弄只野羊加餐。能这



开拓前进



刻苦自励
俊波刻